

· 研究报告 ·

浅析《洞天奥旨》中疮疡的阴毒证

章薇, 夏猛, 蓝毓营

(广西中医药大学, 南宁 530000)

摘要: 在清代医家陈士铎所著的《洞天奥旨》中, 记载了疮疡病的阴毒证。陈士铎认为肝肾两脏之阴火耗血伤津, 滞涩成肿, 是阴毒疮疡发生的主要机制。陈士铎治疗阴毒的原则重在遏制阴火之势, 辅以顾护胃气, 方能化解阴毒。在临床实践中, 陈士铎之遣方具有以人参、黄芪为主, 大剂补中的特点; 在用药中阐发金银花“纯补”的特点, 将其作为治疗阴毒疮疡之要药。陈士铎在《洞天奥旨》中关于疮疡阴毒证的论述, 对于当代外科、皮肤科等相关领域的中医治疗均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洞天奥旨; 陈士铎; 阴毒; 疮疡; 病机; 治则

基金资助: 中西医基础研究生科研学术互动交流学术论坛 (No.YCLT2018008)

**Analysis of yin poison syndrome of sore and ulcer in *Insight into the
Profound Themes of Truth***

QIN Wei, XIA Meng, LAN Yu-yi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53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sight into the Profound Themes of Truth* written by CHEN Shi-duo, a doctor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yin poison syndrome of sore and ulcer was recorded. CHEN Shi-duo believed that the yin fire in the liver and kidney can consume blood and body fluid, and the blood circulation is not smooth, it leads to yin poison and sore and ulcer occurs which is the main mechanism. The principle of CHEN Shi-duo treating yin poison and sore and ulcer is to curb the yin fire, other than this protect the stomach to play a supporting role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yin poison. In clinical practice, CHEN Shi-duo's prescrip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dose ginseng and astragalus to suppl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re supplement' of honeysuckle are elucidation when the medicine is used, and it is used as an essential medicine for treating yin poison sores ulceration. In the *Insight into the Profound Themes of Truth*, CHEN Shi-duo's discourse on yin poison syndrome of sore and ulcer can play a reference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elds of surgery, dermatology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Key words: *Insight into the Profound Themes of Truth*; CHEN Shi-duo; Yin poison; Sore and ulcer; Pathogenesis; Therapeutic principle

Funding: Academic Exchange Forum 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cademic Interaction of Basic Graduate Stud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o.YCLT2018008)

《洞天奥旨》是由清代医家陈士铎所著的一部代表清代以前外科学成就的重要著作^[1], 全书共16卷, 其中关于疮疡病的论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前4卷中, 陈士铎详述疮疡辨证论治之理法, 内容涵盖了疮疡的病因、病机、诊断、治则等具有高度临床指导意义的理论。自第5卷开始至第13卷, 陈士铎从部位、形症、发病因素、易发群体等方面论述了各种不同疮疡的临床特点及诊治方法。在最后的第14卷至第16卷, 陈士铎收录了

大量治疗疮疡的奇方300余首, 并详细记载其功效特点, 供后人在临床中斟酌使用。

在《洞天奥旨》中, 陈士铎为明确疮疡病之辨治, 将疮疡病按照不同的病机与发病因素分为阴症和阳症, 并作为疮疡病辨证之首要, 论治之准绳, 指出“疮疡最要分别阴阳, 阴阳不分, 动手即错”^[2]。“阴毒”是本书中所论阴症疮疡的核心病机, 陈士铎对于阴症疮疡的辨证论治, 均是围绕“阴毒”所展开的。

通信作者: 蓝毓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五合大道13号广西中医药大学, 邮编: 530000, 电话: 0771-3134653

E-mail: 170146941@qq.com

“阴毒”的涵义及辨析

“阴毒”中“阴”字,与“阳”字相对,阴、阳二字本义分别是指日光的背、向^[3],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阴”是自然界包括人体中一切具有寒冷、下降、内在、沉静、凉润等特性的物质的总称。在《释名》中,阴字有“阴,荫也,气在内奥荫也”的解释,意指“阴”字包含有气藏于深奥之处的含义。而“毒”字,在《博雅》中有“恶也,一曰害也”的解释,有不祥、不利之义。

“阴毒”一词,在《洞天奥旨》中,陈士铎将其解释为:“肝肾二经属阴,皆有龙雷之火,火郁之极,必变蕴而为毒,火为阴火,则毒亦阴毒也”^{[2]8}。龙火指肾火,雷火指肝火;“龙雷之火”乃为阴邪横发,上干清道,而使龙雷升腾霄汉所导致的阴火^[4]。肝肾两脏藏精贮血,在下属阴,为人体阴精阴血之化源。火为气之余,肝肾之余气或发或泄,总不宜奥藏于内,藏则为害,余气化火,火郁成邪,邪毒内生,燔灼耗阴,阴液亏少而不能制衡,郁留气火发为疮疡诸症,称为阴毒。

关于疮疡为“阴毒”所致的论述,在“全生派”医家王维德所著《外科证治全生集》中亦有提及。王维德所论“阴毒”,是作为致病因素而言的,因“气血寒而毒凝”所导致,是王维德认识和治疗阴疽的基础,作“阴寒凝滞之毒”之义解^[5];陈士铎所论“阴毒”,是作为致病机制而言的,指由于阴分之火循经走窜,腐蚀血肉,聚于局部,导致各种外科疾患,作“火毒郁滞阴分”之义解。

《洞天奥旨》中所论阴毒证的临床症状特点

陈士铎辨疮疡之阴阳,专辨其邪毒生于阴或生于阳,而疮疡病形之内外、寒热等特征虽与疮疡之阴阳有一定关联,但并不作为辨证的关键。在《洞天奥旨》的“疮疡火毒论”篇中提到“疮疡之症,皆火毒症也。但火有阳火、阴火之不同,而毒有阴毒、阳毒之各异”^{[2]7-8},而在“疮疡阴阳论”篇中亦有“辨其阴阳,而不可分为寒热,以疮疡之阴阳,无非正虚邪实”^{[2]14}的论述,通过这些条文可以看出,陈士铎认为,疮疡为病,皆是因于正虚邪实,火毒趁虚而凑所致,因此各种疮疡病普遍具有火邪致病的基本要素,其中因于阴毒所致者的典型病症特点与阴毒的产生机制及侵犯部位有关。

陈士铎认为,阴毒之火生于肝肾两经,肝藏血而肾主水,与人体阴血阴液的生化与输布有着密切的联系。阴症疮疡由于阴液阴血受火毒所犯,阴液耗伤脉管失润,阴血亏少运行无力,导致局部血液滞涩不行所致,非似阳毒直接聚血成脓所生,所以肿形平塌不显,发展缓慢,待显形于外时,内败已甚,《洞天奥旨》对此有“外大如豆,内大如拳;外大如拳,内大如盘”^{[2]16}的形容。除此之外,疮疡阴症因其内缺阴液之濡润,易生风燥,故初起痒而不痛;且因内少营血之滋养,腠理不荣,故肌肤麻木不仁。陈士铎明言:“盖疮疡最重者,莫过于痒,其次则在麻

木”^{[2]16}。《洞天奥旨》中所记述的阴毒症,其凶险之处便在于其“病重势轻”的症状特点,早期肿形不显、痒而不痛、麻木不痛等症往往混淆医者判断,贻误治疗,晚期发现时已毒聚成害,危及生命,从病程发展与症状特点来看,《洞天奥旨》中所论阴毒证与现代临床所论肿瘤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仍须更为深入的临床研究以具体挖掘其相关性。

《洞天奥旨》中阴毒证的治疗原则与用药特点

1. 阴毒当大补,补以参芪 “阴毒”为“阴火”郁滞所化,“阴火”一说,原是由李东垣提出,指由于饮食不节、劳役所伤、七情内伤等因素导致脾胃升降失和,火不安其位逆乱成邪的一种病理状态。“阴火”理论是李东垣阐发内伤热中证的基础^[6]。陈士铎将“阴火”的概念引入外科疮疡领域的发病与论治,意在取其“谷气下流,郁而化火”之病机,论述肝肾阴火的成因。脾气主升,举谷气归于上;胃气主降,输津液润于下。若脾胃升降失和,脾不升谷气,下注化火,胃不降津液,火无所制,肝肾龙雷之火受谷气郁化之火引动,真阴不挡其炽盛之势,终成阴毒,毒盛而显,便为疮疡。

因此,陈士铎认为,阴毒的治疗,当以补益脾胃,促进脾胃的正常生理功能,从而衰减阴火之势为核心,不可见有肿形,便纯用攻毒散结之法,愈攻则脾胃愈虚,阴火愈盛,阴毒愈烈。在“疮疡肿溃虚实论”篇中,陈士铎提到:“惟疮疡阴火,愈补而愈衰,疮疡阴毒,愈补而愈化也”^{[2]10},此外,陈士铎还有“阴症初起便虚,即当用大补之药”^{[2]26}之说,强调治疗阴症疮疡当在病初起时投以大补之剂,小补病重药轻,难以遏制阴火之势;拖延则疮势日盛,恐有养痍之患。陈士铎在“疮疡肿溃虚实论”篇亦言:“盖阴症疮疡,其毒最深,其火最烈,非用大补之剂,则火不肯遽灭,而毒不易骤消也”^{[2]10},在“疮疡火毒论”篇也有“夫阳毒尚有养痍之患,而阴毒尤禁养痍者”^{[2]18}的论述,均可窥得陈士铎治疗阴症疮疡时“大剂早投”的用补原则。

在用药中,陈士铎善以人参、黄芪发挥补益之功。世医治疮疡用人参、黄芪者,多取其托里排脓之用;陈士铎治疮疡用人参、黄芪,则取其补益之效,人参益气生津,黄芪健脾升阳,两药共用,调理脾胃升降之机,谷气得升而阴津得降,肝肾伏留之阴火无谷气引动得以归原,肝肾蕴藏之阴血奉津液滋养得有以生化,阴火势去则阴毒自化,疮疡得愈。同时,人参、黄芪还起到顾护胃气以缓危殆的作用,在“疮疡善恶论”篇,陈士铎言:“故一现恶征,急用参、芪以救之,则胃气不亡,可变凶为急,转死为生也”^{[2]5}。在陈士铎所创的变阳汤、助阳消毒汤、定变回生汤、五圣汤、圣神汤、消痈还阳丹等治疗阴症疮疡的方剂中,均用到了人参、黄芪的药物组合,尤其在用于治疗背发阴症疮疡的助阳消毒汤中,陈士铎用人参半斤,黄芪一斤,并言此用量之理为:“此舍痼从症之法,盖症出非常,不可以平常细小

之药从痛也”^{[2]43}。足以体现陈士铎对人参、黄芪药性的把握和对阴毒症用补时“大剂早投”原则的深刻理解。

2. 化毒护胃气, 护以金银花 陈士铎在治疗阴症疮疡时重视顾护胃气, 并非因胃气虚弱是阴火产生之因, 而是由于阴火产生之后, 火毒入络, 胃可再受其害, 受盛功能发生障碍, 则水谷汤药皆不能入, 严重影响疾病的治疗与调护。在“疮疡呕吐论”篇, 陈士铎直言: “盖有胃气则死症能生, 无胃气则轻症变重, 重则与死为近矣, 可不急顾其胃气乎……胃气安宁服药自然奏效, 何患变症之生哉”^{[2]12-13}。在胃气得护的前提下, 可针对疮疡病的特点, 于诸味补中退阴火药物中少佐以化毒之品, 消散疮疡血肉痼结之病形, 此时胃气健旺, 能受药力, 不畏攻伐, 便于医者把握病情, 制定诊疗计划。若医者忽视胃气, 直用攻伐, 胃气受火毒所扰, 本不能自安, 再受攻伐则胃气逆乱, 气津不布, 营血不生, 变症蜂起, 病情失控, 趋于难治, 甚至误人性命。陈士铎在“疮疡呕吐论”篇亦有警言: “夫火毒原能伤胃, 况加败毒之药, 一味呆攻, 禁已虚而重虚乎”^{[2]13}。以提醒医者用药时重视顾护胃气, 尤其不可在治疗过程中以药性再伤胃气。

在临床治疗中, 陈士铎凭借对金银花药性的精当理解, 巧用金银花, 发挥其化毒护胃的作用。金银花味甘性寒, 功能清热解毒消肿, 能消火毒, 退肿形, 类属清热解毒药, 同时也是阳毒疮疡的常用药, 在《临床中药学》的“使用注意”中特别注明: “气虚疮疡脓清者忌用”^[7]。气虚是阴毒产生的主要因素, 故金银花理应不适用于阴症疮疡, 诸多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也认为此药为败火消毒之品, 最耗气血^[8]。陈士铎却在“疮疡用银花论”篇中提到: “盖此药为纯补之味”^{[2]36}。并将其广泛用于阴症疮疡的治疗, 究其本因, 可参考清代医家黄宫绣在其著作《本草求真》中对金银花功效的论述: “金银花, 诸书皆言补虚养血, 又言入肺散热……按此似属两歧。殊不知书言能补虚者, 因其芳香味甘, 性虽入内逐热, 而气不甚迅利伤损之意也; 书言能养血者, 因其毒结血凝, 服此毒气顿解, 而血自尔克养之谓也。究之止属清热解毒之品耳, 是以一切痈疽等病, 无不藉此内入, 取其气寒解热, 力主通利”^[9]。可见金银花补虚养血之功, 以此药逐热不伤气、散毒不伤血的特点为依据, 故陈士铎言金银花

“纯补”, 取其不以药性为补, 而以祛邪养正为补的含义。在用于治疗典型阴症疮疡的归花汤、变阳汤、逐邪至神丹、治骑马痈方、全肺汤等方剂中, 用金银花的剂量4到8两不等, 意在取其“纯补”之功, 消散疮疡之肿形而不损已伤之气血, 清解犯胃之火毒而不碍他药补中之功, 是《洞天奥旨》中治疗阴症疮疡方剂的常用药物。正如陈士铎所言: “而世人弃之者, 因识其小而忘其大, 是以他药可以少用, 而金银花必须多用也”^{[2]37}。

小结

阴毒一证, 因脾胃枢机不利, 气血津液不归其位, 阴火妄动, 逆乱作毒所致, 故陈士铎论治阴毒, 不局限于疮疡之肿形, 而是着眼于全身阴阳之升降循行, 以补益脾胃为切入点, 消除阴火化生之本源, 使阴毒无所依凭, 自然势去。本文阐述了陈士铎在《洞天奥旨》中所记载的的阴毒病机, 与广泛认为的“阴寒凝滞之毒”有一定差别, 对此进行挖掘研究, 能够丰富中医的疮疡治疗思想, 为中医药方法在当代临床外科、皮肤科等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解广东, 白克运, 王本军, 周永坤. 《洞天奥旨》疮疡治疗思想概述. 江苏中医药, 2018, 50(3): 69-71
- [2] 清·陈士铎. 洞天奥旨. 孙光荣, 等,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2: 3
- [3] 白红霞, 剧静宜, 臧文华, 等. 阴阳概念源流梳理.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9): 4243-4245
- [4] 谢冠群, 韩春雯, 范永升. 中医“火”源流考.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 28(3): 591-594
- [5] 赵瑞勤. 从《外科证治全生集》管窥外科全生派的临床证治特色. 四川中医, 2012, 30(3): 43-45
- [6] 苏麒麟, 郑洪新, 李东垣. “阴火论”之理论内涵.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6, 22(1): 12
- [7] 张廷模. 临床中药学.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 [8] 史传道, 汶医宁, 于远望. 陈士铎《洞天奥旨》对金银花的认识. 新疆中医药, 1991(3): 53-55
- [9] 清·黄宫绣. 本草求真.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 245

(收稿日期: 2019年7月22日)